

不長平

殺愛驢

(及其其他故事六篇)

第一一〇號

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出版

目錄

一、殺愛驢

二、左原與郭林宗

三、范仲淹捐學宮

四、舟子拾金

五、海上的兄弟

六、讓牆頭



3 1795 8769 0

目

MG

I246.8

109

1941

殺愛驢

我們常見的驢，都是灰色，或深褐色，純白色的很少，所以純白的驢最貴。

古時有個趙簡子，他居然得了兩匹白驢，真比尋常的驢美。他愛這雙驢，比他的什麼東西都利害；他那時做大官，有勢力，因此不僅他家裏的用人，奉承主人的意思，不許人害白驢，就是別人爲求趙簡子的歡心，也特別地加愛，聽見有不利於這白驢的事，必定告訴趙簡子。

子。所以無論遠近的人，都知道趙簡子家有兩匹最愛的白驢了。

一天夜裏，有一個僕人，急很的跑到趙家來叩門。趙家的門房連忙開門出問，那人氣喘不止的說道：『我是陽城縣胥渠家裏的僕人。我主人得了一個奇怪病。醫生說，要吃白驢的肝纔能好，不然就活不了！主人知道你家有兩匹白驢，特地教我連夜趕來，求你家主人開恩救救人命！』

趙家的門房聽了，想道：『我在趙家很久了，從不知

道胥渠是什麼人，和我主人從不見有來往。他好大的命，要殺我主人的愛驢去救他呢。『自然是拒絕那人的要求，不替他回報。可是被那人糾纏不休，不得已起身進去報告這件很無理的要求。』

恰巧趙簡子和一個姓董的談話，門房把話說完，這姓董的不等趙簡子開口，就站起來對趙簡子說：『這人是獸子，或者他的主人胥渠是發瘋了，不然怎敢來到府上，說出這樣無理的要求來。』

趙簡子雖然和胥渠不相識，可是聽見這個情由，便把

胥渠的僕人考問了一番，很可憐胥渠的病的危險，並且很慷慨的說道：『白驢本是我的愛物。但是我愛人的生命，勝於愛驢，我怎能不救胥渠呢！』

於是趙簡子就吩咐廚子殺了白驢把肝取出，給胥渠的僕人帶回去了。

左原與郭林宗

我國後漢時代，京城和各郡，都設立着國立的學校。在各郡的，叫做郡學。學校的規則，非常嚴厲。如果學生犯了規則，就要革除。凡被革除的學生，都認為是不名譽，往往受人家的輕視。

當時陳留郡學內，有個名叫左原的學生，因為犯了學規，被革除了。可是他是意氣很盛的人，而且他手下有一羣人附和他。所以自從他離開郡學之後，有些人就對

他懷着畏懼之心，怕他糾合同黨，圖謀報復，擾亂地方的安寧。他在路上走的時候，除了相識的人以外，很少人和他親近；一方面也有輕視他的人。但在他自己，確有圖謀不軌的計劃在心頭。

有一天，他在路上走忽然遇見一個容貌魁偉，寬衣博帶的文士，很恭敬的招呼他。他定睛一看，原來就是人所仰慕的郭林宗。郭林宗是當時一位名士，學問道德，都很高尚，但他不願做官。他們倆人，本不相識，不過彼此都知道。於是左原連忙答禮。同時郭林宗又誠

懇地邀他去飲酒。左原不知是回甚麼事，又不好推辭，只得隨着他去。

他們到了飲酒的地方，一面談話，一面飲酒，很是高興。後來郭林宗就慢慢說到這次他在郡學的事。左原聽了，立刻變了顏色，現出一種氣憤不平的態度。

郭林宗這次約左原吃酒，就是因爲他將有不軌的行動，特來勸止他的。當時郭林宗就安慰他道：『請不必生氣！過去了的事，不必放在心上。我們做事，過失是很不容易免的。你看蘧伯玉和顏回，都是古代道德高尚

的人，然而也不能完全無過呢。不過最要緊的，就是有了過失時，不必怨別人，要有自負的精神啊！』

這時左原雖然覺得郭林宗的話很有道理，當時沒有表示反對，可是他心中不平之氣，仍不能夠消除。

他們倆人分散後，這樁飲酒談話的事，便引起大家的注意。同時，有些人就說郭林宗的閒話，以爲像左原這被革的人，何不同他絕交，還勸他做甚麼！

郭林宗答道：『若是責罵一個犯罪的人，那就等於更教他作亂。況且左原這樣氣盛的人，就是勸了他，還不

能說他以後就不作亂哩！』此後，他依然常常注意左原的行動。

後來左原果然集合了許多同黨，要圍攻郡學。他要舉事的一天，郭林宗也在郡學之內。左原把他的同黨在郡學外布置好了之後，他帶了幾個人，便氣勢昂昂的衝入郡學裏去，方到中堂，忽然看見郭林宗站在那兒，又似乎在微笑地招呼他。他立刻想起那天勸告他的話，覺得無顏對他，回身便走，自動解圍而去。

范仲淹捐學宮

范仲淹是宋朝吳邑的人。他生平有句話：『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。』這個意思，就是天下有了憂患，當然是人人的痛苦。我們必須在這憂患還沒發生的時候，就想着解決的方法，並且挺身做去；等到天下的憂患已經解除，人人享福了，然後我們才快樂。

後來他做了宰相，確能照他所說的去實行。他一生重要的事很多，現在我單舉一樁很小的。

有一次，他想在錢園地方起一所自己住的房子。有個著名的陰陽家，說這地方的風水特別好，住在那裏的，輩輩出公卿。這話傳入他的耳內，他十分歡喜，說道：

『啊！原來這是塊富貴地。我住在這裏，子孫就會發達。但我一家的子孫，爲數不多，發達也有限，何不把我們吳邑各家的子弟，全招集到這兒，教育他們，使他們各家都發達，豈不更好嗎？』

范仲淹，於是不在錢園建築自己的住宅，就把這地方捐給公家，修成吳邑的學宮。

舟子拾金

江南有一位駕船爲業的人。性情非常仁慈。他平日所得的錢，除養活家小之外，就施濟窮苦人。他這樣做了二十年。

有一天，他和他兒子駕船到了江邊，看見一座古墳，已成了狐狸和野兔的家了。這破壞的棺材，零亂的屍骨，引動他慈悲的心腸。他便登岸，一面叫他兒子回家，取了鋤頭來，一面自己把屍骨的破片，檢作一堆。

他看見棺材裏有許多沙土，便命他兒子先搬出沙土，然後放進屍骨。

那知剛把棺材裏的沙土薄薄揭開一層，就發見許多照眼發光的東西，他們仔細一看，原來是半棺的金銀。

他一時驚喜交集，但他立刻很莊重的，對他兒子說：『這種不義之財，我們本不應當要；可是現在既然找不到失主，讓牠長久湮沒，豈不把有用化為無用嗎？我決心把這些東西，全拿回家去，然後叫牠得着大用！』

於是他們父子把墳修好之後，就載着金銀回家。從此

他就成了巨富。但他還繼續他駕船的志願，努力救濟窮人。

他在城的四門，開了四個錢米店。他平時親自在外面調查，看見那些無衣食的殘廢，有妻子兒女而受凍餓的小家庭等，計算他需要的多少，便寫一張條子給他，叫他到他所開的店裏去取。店裏主管人見是主人的親筆，便照數給與。

他對於讀書的寒士，更願幫助他們，他說：

『做工的人，只要肯用力，就可自養；惟有讀書人，

既不能做工，而又講氣節，愛惜臉面，所以窮是真窮，苦是真苦啊！』

他這樣行了三十多年，靠他生活的，有一百幾十家。這位舟子的姓名，叫做徐汎愛。

請大家想一想：假設一天拾得了這樣多的金銀，我們自己該怎樣辦呢？

海上的兄弟

四百多年前，有一隻商船，開往東印度。行了不久，誤觸暗礁，船身立時破壞。那船長忙放下救生船，自己搶先跳上。一時隨他上救生船的，共十九人。他們還未坐定，那商船帶着一片號哭的慘聲，就沉入了海底。

這隻小船在大浪中行了兩夜兩天，幸未被浪打翻；但是船長因受驚過甚，膽破而死。同船人，就公推一個船長。

新船長把船上的情形一看，就對大家說道：『現在船上糧少，前途的危險很多，如果我們要救全船的生命，非先犧牲幾個不可，至少必須去四個人，但船長和水手，不能在內。那末，請各位拈鬮，拈得前四名的，就投到海裏。』

船上的人，在這樣危迫的時候，不能不贊成新船長的話。拈鬮一定，有三人就慷慨投海了。還有一個拈定投海的，是葡萄牙的紳士。

這紳士的弟弟，也在船上，聽見他哥哥應當投海，

就對哥哥說道：『哥哥有妻子又要教養妹妹，死不得。』
我沒有妻室，願替哥哥死！』

『那不能！那不能！』這位紳士一面說，一面搖頭：『有你在家照護妹妹和我的妻子，我死了，也和活着一樣。』說完，他就要往海裏跳去，但是被他弟弟一把揪住了，他仍然努力掙扎，想從他弟弟手中逃脫。滿船的人，都對他兩兄弟十分驚恐的瞅着。

正在這緊急的時候，不料他的弟弟，把哥哥一下推倒，自己奮身跳下了海。

全船的人，大受感動，齊聲喊道：『救了他只多一個人，我們必須免他的死！』

於是合全船人的力量，將這紳士的弟弟，從波浪中救起。

這小船漂流了一晝夜，居然登了陸地。

讓牆頭

有個名叫何棠的，在京裏做武官。他的家是在離京城很遠的縣裏。所以家裏有什麼要事，都是寫信問了他，然後辦理。

一次，何棠的家裏要修一座圍牆，因為牆頭的地基，和鄰居趙家起了衝突，兩不相下，他家裏的人就寫信到京裏，告訴他，趙家怎樣無理，強佔他家的地基，並且舉出許多地界的證據，來教他行公文到這縣裏，請縣官

查明地界，判斷是非。

何棠看過這信，並不生氣，反笑起來，便在這信的後面，批了幾行。原信寄回。

他家裏的人，看見回信到了，以爲這裏面必定有對付趙家的好辦法，急忙拆開信，一看，早冷了半截腰，往後才見着他的批語，說道：

『東家說是東家牆，西家說是西家牆，讓他一牆又何妨？』

他家裏的人，便依何棠的批語，不獨不和趙家再爭，

反讓了一頭牆頭。

趙家見他們讓了，自己反覺羞慚，便也讓出一個牆的地基。於是兩牆之間，成了一條很平坦的胡同。

行路的人，得了這條道，非常便利，又因爲是何趙兩家互讓出來，都叫做仁義胡同。

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一月
中華民國廿一年十二月

初版
再版

殺愛驢(一冊)

定價大洋二分五釐

編著者
校訂者

堵述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平民文學校

陳筑山 趙水澄
林大椿 湯鶴逸
李劭青 堵述初
劉春雷 瞿永森

出版者
發行時者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石駙馬大街二十一號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
KBC
IG
246.8
09